

**坊间名人****大夫胡明远**

卢万成

胡明远大夫和我是忘年之交。他曾是东方红医院的内科大夫，也是全科医生，从眼拉盖（方言，指脑门）到脚后跟，哪儿有毛病他都管。论年龄，我们应该是两代人，叫大夫是尊称，实际应该叫叔。有一次喝酒，几个人都喝得有点大，他一口一个老弟叫我，我说不敢当不敢当，我怎么能成为胡大夫的老弟呢？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你当我的老弟不吃亏。其实他的夫人是我的小学老师，我说我应该是正经晚辈。胡大夫说，那是你们的关系，你我论起来，都是平辈。由此可见胡大夫是个平易近人的长者。当然，凡是能够撂在酒桌上的话也不必认真，老弟就老弟吧，喝完酒就不算数了。后来，大约是1986年，我有一篇中篇小说《芝罘旧夕阳》发表了。小说里有个掌柜胡老驴的叫四舅，聊起来就叫他四舅了。王老师听了憋不住笑问，怎么又变成四舅了？胡大夫说，外甥不打亲娘舅，你不懂别瞎打听。

后来，在小范围里一直都叫他四舅，在一些不明就里的朋友眼里，这个称谓听得一愣一愣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大约是正月里的一天，胡大夫招请几个朋友，说到府上喝酒吃饭。他自己就称自己家叫府上。一起去吃饭的有位先生说，胡大夫你也一介草民，不应该叫府上，自谦应是舍下、寒舍、茅屋。胡大夫说，怎么就他们有钱人能叫府上？我们老百姓叫府上还犯忌讳了？今儿我偏不，就叫府上！

四舅府上总是有好酒好菜。我记得那些年，他存了不少的习水大曲，那时候的习水大曲是了不起的高档酒。胡大夫善饮，几十年来，我从未见他醉酒，微醺则是必须的。酒兴高涨起来，他就在抽屉里面找出一个长方形的用乳白色茧绸包裹的口琴。这款口琴或许就是普通的上海口琴，但在胡大夫看来则非同一般。他吹口琴是老手了，估计这把口琴给了他几十年的快乐，经

常吹奏的曲子是《延安颂》和《春深如海》，然后就放开歌喉唱起来。据说在早年的烟台卫生系统节庆时，经常会安排胡大夫的男高音独唱节目。他说独唱好是好，但绝对不如大合唱，他在合唱团里是领唱，你想想那么多人给他伴唱，他一个人引吭高歌，那滋味简直了。我问简直什么了？他嘿嘿一笑说，苞米地里蹿出杆高粱——出人头地。

有一年，剧作家高芳彤和胡大夫在一起对饮。高芳彤是酒神，而且酒不离曲，唱上一阵儿，似乎把酒发散出去了，于是斟酒再喝。高芳彤擅京剧，唱老生也唱青衣。胡大夫是美声，最爱《延安颂》《兄妹开荒》等。那天高芳彤唱了一曲《金丝鸟》，唱得整个雅间都摇摇欲坠了。胡大夫也来了一首老歌：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色绿如苔……唱完了，胡大夫说，咱们没法对歌，你唱的全是国统区，我唱的全是解放区，不是一个调儿。胡大夫喜欢雨天和雪天，如果赶上他休班的时候下雨或者下雪，他就有些乐不可支了，心情格外好，情绪格外高涨，于是做菜、斟酒、打电话招请朋友，他的歌喉就从厨房里连同菜香一起飘散出来：

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  
叫得太阳红呀么红彤彤  
年轻力壮的小呀么小伙子  
怎么能躺在热炕做懒虫

我现在每到雨天或者雪天的时候，便蓦地想起胡大夫深情歌唱的面容。他是一个快乐的人，他对生活的认真和洒脱值得每个人倾慕和效仿。他有一帧黑白照片，应该是胡大夫年轻时的写照，身着黑夹克外套，口含一柄直杆烟斗，目光如炬，双眉如帚，气贯长虹，悠然自得。看着照片，你会突然感到这是一个多么自信而且雄心勃勃的年轻医生！

我有点头痛脑热的时候也会去麻烦他。他在问诊听诊之后，就用纸给我包了

一把药片，说白开水服下，两次就好了。直到我步入中年了，有一次我问他当初给我用的什么药，连药名也不肯告诉我。他诡异地笑了，说你当初那个病是写书累的，在《西氏内科学》上叫百足虫病，给你的那一把药片，除了几片阿司匹林之外，剩下的都是各种维生素片。现在想他是在绕着墨菲定律说事，只是当时惘然。胡大夫退休后，有私家诊所聘任他去坐堂，开始时他成天乐乐呵呵，后来就辞了工作回家。他说干不了，人家把咱当成盘菜，咱看病习惯了，比如感冒，开药一般不会超过几十元钱，有时干脆不到十元钱。你说人家能高兴吗？

他在84岁的时候出版了一部《胡明远书法文集》，里面的书法和文字大半都是他的行医心得，有的是时局杂咀，还有他写的诗词等。大十六开本，装帧设计都是他自己做的，烟台老作家、书法家戴恩嵩先生为这本文集写了序言。敝帚自珍，他对自己这本书挺重视，再版时是我给他联系印刷的。

后来我被聘任为《胶东文学》主编，他到编辑部来过几次，总是来去匆匆。记得有一次临别时他对我说，感觉自己的身体不行了。我说胡大夫开什么玩笑呢。大约又过了一年的时间，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胡大夫说，他要出趟远门了，这次出去就不回来了。做完这个梦我就醒了，起身看看时钟，是下半夜三点，心里诧异片刻又睡觉了。天明以后，我带着一支《胶东文学》艾山采风团到了栖霞。下午四点左右，大家乘车往回赶，我有些疲劳，便在车上迷糊了一阵。这时手机响了，电话那边是王老师的声音，她告诉我胡大夫昨天晚上走了，挺安详的。我急忙问胡大夫是夜里几点走的，王老师沉默了一阵说：下半夜，凌晨三点。

我呆住了。

许多年以后，我想，在一个平行宇宙里，胡大夫正默默地注视着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。

都基保是牟平区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中的另一位灵魂人物。他原是牟平师范职工，1999年退休后，义务承担起小区的卫生清洁工作，一干就是10年。2008年他主动报名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，累计参加义务服务900多小时；在参加义务服务的同时，他还先后向希望工程、地震灾区等捐款共计5万多元，先后荣获“烟台市星级优秀义工”“中国好人”等荣誉称号。2019年3月25日，他因突发脑出血去世，终年80岁。去世后，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眼角膜和遗体捐献给了红十字会。

李淑英，都基保的老伴，83岁，是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里年龄最长的志愿者。她义务承担起所住单元楼梯间的卫生清扫工作，一干就是32年。同时，她还与丈夫长年坚持照顾3位孤寡老人。丈夫去世后，她又继承丈夫的遗志，每年拿出1000元钱捐献给困难家庭的孩子。

王传强，今年71岁，退休工人。自2013年起就参加义务服务，2017年老伴因病卧床不起。王传强既要买菜、做饭、洗衣，又照顾老伴，虽然负担很重，但每次公益活动他从不缺席，重活、累活、脏活总是抢着干。

曲春舫，一位80岁的家庭主妇。2017年5月下旬，曲春舫所在小区搬来了一户三口之家，后来女主人因病去世，撂下丈夫和一个小男孩及一些债务。丈夫因照料妻子也丢掉了工作，以捡拾废品为生。曲春舫知道后，送去了1000元钱和面粉等生活用品，并经常帮助这个家庭。曲春舫的善行义举感动了同小区的王兰章、崔莉等人，几天后他们也向这个困难家庭伸出了援手。

**三**

牟平区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是牟平区第一支公益队伍，以退休工人和家庭主妇

为主体，是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银发公益人。十多年来，他们共参加义务劳动近万次，捐献衣物6000多件，捐款50多万元，资助600多名孩子走出困境，先后被评为“全省最美老干部志愿服务队”“烟台市老有所为先进集体”。

2012年10月下旬，在牟平区图书馆搬迁过程中，50多位身穿红马甲的老者，搬书的搬书、分类的分类、编号的编号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一年零六个月后，7万多册图书找到了新的归宿。

2014年6月，50多位身穿红马甲的老者在政府大街和正阳路的20多个公交亭中清扫垃圾、擦拭座椅和玻璃。从这一年开始，每月第一个周的星期天，到公交亭义务服务便成为他们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。

2023年8月4日，烈日当空，室外温度34.5℃。在沁水河公园一角，4位年逾七旬的老者，有的在清扫地上的落叶，有的在捡拾花坛里的杂物，有的在擦拭座椅，红色马甲被汗水浸透，马甲上的“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”9个大字却在阳光下更加耀眼。

很多人不理解，他们到底图什么？图钱吗？2013年，烟台市委、市政府一次性奖励团队每人800元，合计24800元。第二天，他们便将全部奖金捐出。

图名吗？面对镜头，他们总是一退再退；面对荣誉，他们总是一让再让；询问捐款多少？他们总是缄口不言。

他们究竟图什么？“出来做公益，心情特别舒畅”“通过我的帮扶，家庭困难的孩子入了园、上了学，我心里就特别快乐”……

没有豪言壮语，一句句肺腑之言让人感动。

他们图的是他人的幸福，图的是社会的和谐，图的是明天更美好。

**银发公益人**王锦远  
曲建玲投稿邮箱:  
ytwbyj@126.com